

情场风云

文化艺术出版社

(美) 康萨利克著



情 场 风 云

〔美〕 H·G·康萨利克 著
公剑 孙宇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情 场 风 云

〔美国〕H·C·康萨利克 著

公剑 孙宇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1875字数232,000

1989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9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5000册

ISBN 7—5039—0168—3 / I · 100

定价： 4.30元

内 容 简 介

异性的刺激，令人陶醉的满足，使成就卓著的实业家——巴伦贝格十分钟情于黑手党魁马卡罗夫的情妇贝蒂娜。

当马卡罗夫得知自己的情妇被巴伦贝格占有，遂恼羞成怒，决心以毁灭巴伦贝格的家庭作为报复。于是以情场老手的风流倜傥，用计谋加麻醉品占有了巴伦贝格的妻子玛丽亚并拍下了与玛丽亚造爱的裸照，借以报复巴伦贝格和要挟玛丽亚。

忠实家庭的玛丽亚为挽救家庭的崩溃，在最后一次满足了马卡罗夫的肉欲之后，突然用手枪逼迫马卡罗夫交出裸照……

美丽年轻的莫尼卡在偶然中发现父亲的情场韵事后，沉沦于吸毒。马卡罗夫的魔掌伸向了她的“帮助”下，她用马卡罗夫给的过量毒品去注射，因而杀死爱友，成为警方追捕的罪犯。莫尼卡与父亲闹翻后，为换取金钱吸毒，遂堕入卖淫的深渊。此时，莫尼卡碰见马卡罗夫并被拖到寓所，在寓所里莫尼卡发现马卡罗夫与母亲造爱的照片，愤怒于马卡罗夫杀害自己的男友与玷污母亲，于是用马卡罗夫的手枪指向马卡罗夫……

这一番情场风云、细节动情，难以言传，令人心动！故事扣人心弦，惊心动魄！

本书作者H·康萨利克（1921—）是著名通俗小说家，1958年以长篇小说《斯大林格勒的医生》一举成名。迄今为止，他已发表了100多部长篇小说，并被译成多种文字。

爱德华·巴仑贝格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家一日之间会成为意大利伊斯基亚岛上的议论中心。早知道这样，他是绝对不会带着全家到这里来度假的。

他本打算用埋沙疗法医治一下自己的关节炎，多吃些素食——因为他的裤带又松出了一格——，特别是想至少在三周内不再听到公司的情况，以便“养足精神同有关当局再作周旋”。

可是在假期的第二周里发生了一件他所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一天，他在波塞顿温泉做按摩，接着看了一张德文报纸，然后高高兴兴地准备去吃晚饭。刚走进旅馆花园，他就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远处，女儿莫尼卡正站在一个背后挂着蓝丝绒帷幕的高台上，穿着金黄色的浴衣，胸前斜挂着绶带，头上戴着一顶金光闪闪的黄铜桂冠。周围至少有二百人在鼓掌欢呼。一台安置在轨道上的摄影机由三个男子推着慢慢向她接近。此情此景，巴仑贝格似乎在电视中曾经看到过，他把这种选美活动称作是“愚蠢的闹剧”。

旅馆经理气喘吁吁地向他跑来，差点儿同他撞个满怀。经理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由于太激动，话里掺杂了不少意大利语。

“先生！”他大声说，“恭禧！恭禧！两项大奖！”接着

他说了一大串意大利语，巴仑贝格听不懂，但从他的神色和语气看象是些恭维话。“真是前所未有！一家中竟有两人同时获奖！恭喜！恭喜！”

“发生了什么事？”巴仑贝格不动声色地问。

“您女儿……”

“这我已经看见了，她戴着桂冠和绶带，笑得象块要出锅的煎饼！天哪，想不到我的按摩刚做完就出了这种事！”

他赶紧撇开经理，径直向游泳池旁的草坪走去。他这才看到女儿所站的授奖台下还站着他的妻子玛丽亚。她穿着深灰色的比基尼，手捧一大束红玫瑰花正对着摄影机微笑。周围簇拥着无以数计的男人，有的把话筒举到她的嘴边，有的从各种角度拍照，还有的不停地同她说话。一个黑鬚发男人甚至拥抱她，吻她的左脸。摄影机把这些都拍了下来。玛丽亚显得很不好意思。“停机！”有人喊了一声，她这才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

摄影机镜头摇向别处。莫尼卡用手牢牢地扶住桂冠，走下授奖台，边向大家点头示意。她取下桂冠，向巴仑贝格跑去，秀发在脑后飘拂。玛丽亚把花束贴在胸前跟在她身后，旁边跟着刚才当众吻她的那个男人。

“爸爸！”莫尼卡喊道。她一只手把桂冠举到他面前，另一只手摆弄着绶带说：“我当选了！恰恰是我，他们看见妈妈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巴仑贝格一边问那个兴奋得难以自己的鬚发男子，一边看着自己的妻子。玛丽亚满脸堆

笑，目光闪烁，妩媚动人。

“我叫巴仑贝格。”他不悦地说。

“我叫普拉茨克，霍尔格·普拉茨克。”卷发男子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巴仑贝格又问。

“是这么回事，我是斯佩克特拉电影公司的导演，正在伊斯基亚岛上拍片，片名叫《夏季的风》。不错，是吗？”

“为了您的风，您需要我的妻子和女儿？”

“爱德华，”玛丽亚说，眼中的光彩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是被偶然发现的。我躺在游泳池边看着拍片场面，莫尼卡正要下水，这时普拉茨克先生向我们跑来，大声说……”

“对，对！”普拉茨克拍着手说，“确实如此！这样雍容华贵的风度！真是奇迹啊！这样的姑娘，这样的身材，这样的人物我已经找了很久很久！我需要一组选美镜头，所以一看到您的女儿，就马上决定立即拍摄这组镜头。您的莫尼卡是个难得的人才……更令人吃惊的是……”普拉茨克擦去额头的汗水继续说，“这时她母亲来了！是的，您夫人，巴仑贝格先生。我果断地决定改变剧本，加进新的内容：选最美的母亲！这也拍进去了！我对您说，光这段母亲——女儿的片子就能令人倾倒！”普拉茨克深深地吸了口气，“就这些！但您不必担心，我不会把您也搞成最美的父亲的！我只需要了解一些情况。请问您贵姓？”

“爱德华·巴仑贝格，这我已经说过了！”

“职业？”

“建筑师。还想知道什么？”

“您漂亮的妻子也有职业？”

玛丽亚想说些什么，但巴仑贝格向她使了个眼色，说：“家庭妇女。还想问什么？”

“女儿，可爱的女儿呢？”

“正在准备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谈话也拍完了？我们可以荣幸地走了吗？好，现在该轮到我问您了。母女俩的报酬是多少？”

普拉茨克一时无言对答，愣了片刻后大声笑了起来，边笑边溜走了。过了一会儿，只听见他在游泳池边高声喊道：“换景！现在拍29号镜头！弗兰茨化完装了吗？还有一块反光板在哪里？”

“爱德华，你对他很不礼貌。”玛丽亚说。他们并排走回旅馆，巴仑贝格在当中。莫尼卡把桂冠套在手上绕圈玩，玛丽亚拿着玫瑰花，象个新娘。

“有必要吗？”巴仑贝格嘀咕着。

“这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换了你的话，你也难以拒绝。”

“不，凡是我不愿干的事，就不会发生。”

“这我们知道！”莫尼卡说。巴仑贝格生气地瞥了她一眼。

“我的妻子和女儿成了电影明星！头戴桂冠，胸佩绶带，手拿玫瑰！‘夏季的风’小姐和美丽的妈妈！这简直是自我糟践！”

“我倒觉得很有意思。”玛丽亚·巴仑贝格闻了闻玫瑰花说，“不过，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把花扔掉。我们是到这里来度假的，不是来吵架的。”

“把它插到卧室的花瓶里。多珍贵的鲜花！这个导演小丑竟然还吻了你！”

“只吻了一下脸，这是拍片的需要！不要大惊小怪，爱德华！”

“爸爸是绝对不会吻其他女人的！”莫尼卡调皮地说，“他也不想当‘夏季的风’先生。”

“没错！”巴仑贝格在旅馆大厅站住，“如果我当年也象你们这代人一样的话，我早就干上电影这个行当了！”

当年……这是莫尼卡不愿听的话题。当年……似乎创造奇迹的人都生在当年。

她吻了一下父亲后就独自步行上楼了，爱德华和玛丽亚进了电梯。

晚饭后——他们规定每天吃不超过一千卡路里的食物，所以晚饭吃的是盐水茴香菜、一片火腿肉和一个土豆，即所谓的减肥进食——，他们坐在旅馆前的平台上，喝着干葡萄酒，欣赏着灯火通明的亚热带花园。餐厅里，弦乐队正演奏着委婉动听的曼托瓦尼轻音乐。

“我一直在想，玛丽亚，”巴仑贝格说，“你喜欢那段影片吗？”

“爱德华，别这样，这只是一次有趣的经历。”

“你有一种失落感，所以需要这样。你为什么不早告

诉我？”

“我什么也没有失落。”她冲他笑笑说，“你怎么这样想？我有你和莫尼卡。”

她举起酒杯，同他碰了一下杯。她是那么迷人，在朦胧的夜色中显得更加如花似月了。

爱德华·巴仑贝格感到很满意，似乎忘记了白天的事。

晚上8点05分，一个人被从费里斯仓库的大门内扔出，在大街上滚了两滚后一动不动躺在地上。他蜷缩着身子，双手紧按住肚子，额头流着鲜血。几乎是同时，一辆轻便摩托车从街角拐来，发现前面有人影立即煞车，车子滑出好几米，开车人用双脚抵地，关掉油门，然后下车把车横倒在地，连忙走到躺在路上的人身旁蹲下。开车人摘下红白相间的头盔，长长的金发从头盔里散落在肩上，这是一张小巧的、惊恐万状的姑娘的脸。

姑娘伸出双手，犹豫了一下，然后使劲翻过横躺在地上的那个蜷缩的身子。“伤着您了吗？”她问，“您怎么了？”

“我喜欢躺在这里。”青年男子伸直双腿，抹去额头上的鲜血，坐起身说。他穿着一条紧身裤，衬衣扣子一个也没扣，衬衣外穿着一件绿色的美国夹克，粗粗的银项链上挂着一只大大的动物牙齿——印度护身符——和一枚科普特基督教十字架。他的棕色头发几乎同这位金发女郎的一样长，但是蓬乱不堪，额前的头发沾着血迹贴在脑门上。

“这是我的爱好！”他的声音沙哑，说话象哭。他举手擦血迹时，手指在发抖，似乎发着高烧。“我就在这里过夜！别直愣愣地看着我！赶你的路去吧！”

“我能帮助您吗？”姑娘问。

“帮助我？你？！”年轻人收起腿，姑娘想扶他站起来，而他却一把把她推开，自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着费里斯仓库大声吼道：“你们这些混蛋！”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到马路对面，靠在墙边，象只从水里爬出来的狗那样晃晃脑袋。他看着正把摩托车推过马路的姑娘。她把车推到他身旁说：“您流血了！究竟出了什么事？”

“谁要你帮助！快滚吧，小姐！”

“要我送您去医院吗？”

“去医院？亏你想得出来！”他学着她的声音说，“我能帮助您吗？——您！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你大概是从养鸡场来吧？据说那里连鸡食盘子都是金子做的，不是吗？你是谁？”

“我叫莫尼卡·巴仑贝格。嗯——您呢？”

“老虎弗雷迪！”他拍拍挂在胸前的虎牙说，“这是真的！真老虎的牙齿，是我从印度带来的。打虎场面非常壮观！这家伙吃了十四个农民！我当时是赶虎的，所以得了这只虎牙……”

“您去过印度？”莫尼卡·巴仑贝格问。她从皮夹克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按住弗雷迪额头上的伤口。他瞪直眼睛看着，任她摆布，甚至把顶着墙的头也转了过来。

手帕上的温香使他感到恶心，呼吸也急促起来，身体抖得越发厉害，双手捏成了拳头。他把她拉到胸前，喘着粗气说：

“把这块该死的手帕拿开！我要吐了！”

“您得了脑震荡！”

“蠢货！”

“跌倒后感到恶心是脑震荡的症状。我在红十字会的急救讲座上学过。”

“可笑的天使，闭上你的嘴巴！”弗雷迪气喘吁吁地说，“我喝醉了。”他推开莫尼卡的手，醉眼惺忪地看着她。“你们这些花猫崽子在红十字会可没有学到吧！我不行了，最多还能坚持半小时。这些畜生想要我死，要我完蛋！他们赚够了钱，一颗香港货竟然要价150马克！这些疯子！别这么傻看着我！我一天得打8针，这就是400马克！他们想要我的命，这些畜生想要我的命……”

他用拳头紧紧地顶着肚子，身体向前倾，紧咬着牙关，汗水从额头一直往下流，好象体内的水分在向皮外喷淋似的。莫尼卡想再次扶他，可他用头撞她。

“滚吧！”他操着沙哑的嗓音气急败坏地说。突然，他抓住莫尼卡的肩膀把她拉到胸前，双手掐住她的脖子。他的动作很熟练，大拇指正好顶住莫尼卡的喉头，只要稍微用力按下，她的气管就会被掐断。莫尼卡姑娘的小脸惊恐失色，而弗雷迪的扭曲的脸上满面伤痕，鲜血、汗水和泥土交混在一起，整个脸盘完全变了型，眼中似乎要冒出火

星，眼皮抽搐着。

“带着钱吗？”他从紧咬的牙关中挤出这几个字。只需半针，他心中自卑地唠叨着，只需一小瓶海洛因，只需一小口，甚至只需一滴……这就够了，然后就能正常呼吸，该死的疼痛就会停止，干渴就会消失，嗓子就会湿润，眼睛就会明亮……怕死的恐惧感就会消除，就会消除……就会感到满足，就能继续生存下去……小子们，我始终是个听话老实的好顾客，总是付现钱的。你们了解我老虎弗雷迪——“六号”迪斯科舞厅的小号手。明晨5点舞会一结束，我保证把钱给你们送去，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如果我5点前不把钱送去，你们可以打碎我的天灵盖……小子们，我只要两克，也就是一百马克，我只是暂时没钱，但我现在急需打一针……你们不能这样见死不救。没有这一针，我怎么继续演奏？你们这些混蛋，你们不能这样见死不救……

“你带着钱吗？”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又问了一遍，呼出的气带着一股刺鼻的酸臭味。

“我……我也不知道……”莫尼卡结结巴巴地说，“我刚听完音乐会……”

“从哪里来？”

“听完长笛独奏音乐会……”

弗雷迪的脸上掠过一丝狞笑。“可笑！”他说，“那些混蛋能吹出什么名堂……”

“是腓特烈大帝的作品……”

“到底带钱了没有?!”他的大拇指轻轻按了一下莫尼卡的脖子，然后手慢慢往下摸到她的胸部，停了片刻，继续沿着柔软的皮夹克往下摸，在她的乳房上停了一下，似乎碰到了一团烈火，手一下子又缩回到脖子上。“莫尼卡，我急需要钱，50马克，25马克也行。他们不赊给我，还把我扔了出来。莫尼卡，我急需打一针，哪怕半针……把钱拿出来吧……”

“我们立即去找医生!”

“蠢货!”弗雷迪又开始喘气。他的手无力地垂下，眼睛直翻白眼，嘴张得大大的，口水一直流到腮边——模样极为可怕。过了一会儿，他缩着脖子，抖动一下身体，嘴紧贴着墙面啃着。

从费里斯仓库的大门内走出三个男子和一个姑娘，他们的狂笑声响彻整条马路。弗雷迪微微抬起头，想站起来，但是没有气力。

“就是他……”他吃力地说，“别让他走，莫尼卡……别让他走! 他叫凯马尔，土耳其人! 我不行了，莫尼卡，真的……我要死在马路上了……要是你有几张海尔曼^①就好了……”

“什么?”被吓得不知所措的莫尼卡问。

“钱! 海洛因! 别让他走!”她又听到了他从牙缝里挤出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告诉他……告诉他……半针就

① 指面值为5马克的纸币。——译注

够……香港货也行……只要一点儿，一点儿……”

事后莫尼卡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力量促使她把处境危险的弗雷迪一人留在墙边，而自己急步越过马路的。她站在电车道中间举起手，大声喊道：

“凯马尔！请留步！”

那个叫凯马尔的人被突如其来的吆喝声吓得象背后挨了一枪似的，差点儿摔倒在地。其他两个男人立即跳到墙边；那个姑娘也应声蹲下，似乎在窥探逃跑的机会。他们愣了几秒钟，然后几乎同时看到，来人只不过是一个身单力薄的对手：一个穿着皮衣裤的女人。他们同各种打扮的警察打过交道，如有装成摇滚歌手的、有扮成妓院拉客的，甚至还有伪装成贩毒犯的，但警方还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蠢事：派一个年轻的女警官扮作摇滚女歌手单独出勤。也许有其他男警察隐蔽在暗处监视——凯马尔心想。

“别出声！”凯马尔小声发布命令。他身高体壮，肤色象东方人那样发绿，没有留土耳其人的典型的小胡子，黑眼睛也没有那么机警明亮，倒象个身患肝炎提前退休的工人。“他们准把我们看作是一群笨蛋了。”他的德国话讲得很流利，甚至带有黑森州口音。他已在法兰克福生活了14年，先是当了5年筑路工，接着在一家化工厂干了3年，在一家不三不四的酒店里当了4年跑堂，又在莫塞尔大街的一家妓院当了两年看门人，后来就自立了，并且很快发了一笔财。他买了一套住宅，驾着阿尔法汽车，最近又和一个土耳其女人结了婚。这个女人在凯撒大街的一家夜总

会跳肚皮舞。现在在法兰克福已经没有人再敢议论他的发迹故事了。前些时候，经常有一些好奇者被送进医院，他们的受伤部位都一样：脸被剃刀划得破相。虽然警方反复审讯，但是受害者还是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们认为脸上留几个伤疤总比永远躺在地下的棺材里好。这也可算是凯马尔的赫赫战果了。为了对付在阿姆斯特丹方面的激烈竞争，他建立了一个由33个土耳其人家庭组成的圈子。这个组织非常严密，真可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毒品不是经水路、陆路或飞机大批运来的，而是利用回国度假的土耳其劳工回来时直接用手提箱带进的。这么大的人流，谁能检查得过来？慕尼黑的特别列车每天从伊斯坦堡运回6千名容光焕发的度假者。车站上人声鼎沸，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福的警犬又能起什么作用？！谁能在某个叫尤格尔的内裤里发现20克海洛因，或在某个叫赖拉的妖艳女子的月经带盒里发现50克这样的毒品？

凯马尔只有一个敌人，但他对此人毫无办法。这个人就是法兰克福转运中心的大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他在幕后通过各种大小代表操纵着一切。他派出所谓的情报队专找象凯马尔这样的人的麻烦。迄今为止，虽然还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但凯马尔据各种迹象估计，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特别是最近他的两个土耳其朋友——据法兰克福警察局的档案称——由于注射了过量的“金弹”海洛因而死了。

这两个土耳其人都是老实人，他们的任务只是把这个

土耳其人“工厂”提供的含量为80%的海洛因粉，即所谓的“金弹”带来交给凯马尔。他们本人讨厌这种毒品，如果说他们确实是因注射了过量的海洛因而死的话，那么凯马尔认为，这无疑是这个匿名人的别动队干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被他们抓获后给强行注射了这种毒品。

此时凯马尔心里在想，又是圈套。他走到街沿，眯起眼睛看着莫尼卡走过来，右手伸进口袋紧握住手枪。直到莫尼卡走到他面前时，他才产生了怀疑。看来此人不是老手，他胆战心惊地想。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就是凭着自己的识人本领发家的。小姑娘满面惧色，大大的蓝眼睛中透出一些惊恐感。

“干什么？”凯马尔问。

“我——我想买……”莫尼卡战战兢兢地说。她感到自己的双腿特别沉重，迈不开步子。可是现在，当她站在凯马尔面前时，心里只想着蜷缩在马路对面地上的、在呻吟、抽搐和似乎将要死去的弗雷迪。她应该帮助他得到他所说的那种活命针剂。

她镇静了一下问：“多少钱？”

“什么？”凯马尔不解地反问。

“您知道。”

“我知道什么？！”

“他需要‘金弹’……”

“姑娘，我不是武器商！”凯马尔笑道，“你找错人了。”

“20马克够不够？我只有这些……”